

黄风 徐茂斌◎著

黄河岸边的歌王

这是对日益远离了现代生活的传统民歌精髓的形神兼备的呈现与呼唤；是对历史的张望，也是对现实的审视；是生命血肉的新鲜，也是清醒深刻的理性思索；读起来酣畅淋漓，读后又让人回味无穷，所谓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黄风 徐茂斌◎著

HUANGHE ANBIAN DE GEWANG

黄河岸边 的歌王

的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黄河岸边的歌王 / 黄风, 徐茂斌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378-3780-4

I. ①黄… II. ①黄… ②徐… III. ①民歌—演员—
生平事迹—山西省—现代 IV. ①K825.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96529 号

书 名	黄河岸边的歌王
著 者	黄 风 徐茂斌
责任编辑	王国柱 张 丽
封面设计	张 丽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营销部) 010-58200905 转 801 (北京中心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h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荣博印业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185 千字
印 张	17.5
印 数	1-5100 册
版 次	2012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780-4
定 价	29.80 元

目 录

CONTENTS

- 
- 001/ 引 子 黄河落天来
- 007/ 第一章 马鞭一挥称歌王
- 035/ 第二章 不为米活为歌活
- 063/ 第三章 歌喉一展皇帝远
- 079/ 第四章 山曲贴了我的心
- 093/ 第五章 “下里巴人”下里情
- 113/ 第六章 台上台下爱煞人
- 129/ 第七章 风流倜傥把歌唱
- 147/ 第八章 死活难舍二人台
- 159/ 第九章 南元走出“胎里红”
- 175/ 第十章 “做梦追戏”六十载



目 录

CONTENTS

- 187/ 第十一章 只要活着永远唱
- 199/ 第十二章 一生艰辛一生歌
- 211/ 第十三章 这辈交定“二妹妹”
- 227/ 第十四章 嘴里唱曲心里哭
- 239/ 第十五章 甚时想唱甚时唱
- 251/ 结 语 珍稀的红豆杉
- 256/ 歌声中的文化与人性
- 265/ 对远去歌魂形神兼备的呈现
- 274/ 歌起大河湾

你晓得——

天下黄河几十道弯？

几十道弯上，

几十只船儿？

几十只船上，

几十根竿儿？

几十道弯上，

几十个艄公，

来把船儿扳？

从晋西北偏关，前往紧邻的河曲，沿途峰回路转，黄河一出现在前方，我的耳畔就回响起这首歌。二十多年前，我就熟悉这首歌，叫《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只是个别歌词版本不同而已。据说，此曲最初采自陕北葭县，也就是现在的佳县，歌曲《东方红》的故乡。《东方红》为一个叫李思命的老船夫所作。1942年采录此曲时，李思命年已花甲。



耳畔回响的歌声，像河路汉子背上的纤绳，在我脑海里牵出一片壮阔：日头奔走在黄土高原上，九曲十八弯的黄河落天而来。大河滔滔，一艘老船在浊浪中出没，河路汉子赤条条的臂膀闪耀着古铜色的光芒，挺立在船头的舵把子一边掌船，一边扯开嗓子吼着歌。仿佛唱了一千年，唱了一万年，与天地一样恒久。

我陷入巨大的沉默，好像不是坐在傍河而行的的小车上，而是坐在吱吱呀呀的老船上，船板要散架了似的，每一声筋骨痛苦的呻吟，都承载着堆积如山的岁月，与河水不舍昼夜的咆哮。

两岸群山连绵，残破不堪的古长城像受伤的蟒蛇，顺着山脊艰难地爬行。夯土发红的烽火台，一如既往地守望在山头上：胡笳声远，脚下只剩下大河的咆哮，还有沉寂了金戈铁马、沟壑纵横的黄土地。

千百年来，在大河的咆哮声里，苍凉的晋西北，每一条沟



壑都流淌着风沙，滚落着泪蛋蛋。一孔孔黄涯涯的老窑洞，支撑不起一缕缕柔弱的炊烟。“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走的一步一回头，挖的一把泪一声唤，把百结的愁肠，化作千叮万嘱咐：

哥哥你要走西口，
小妹妹实在难留。
有两句知心话，
牢牢记心头。

走路你要走大路，
可不要走小路。
大路上人马多，
好给哥哥解忧愁。



路上你歇息，
可不要靠崖头。
那千年的崖头，
单怕一出溜……

民歌专家说，民歌多生长于苦寒之地，是人与自然环境结合的产物。我想是这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一定养一方歌。晋西北的苦寒，晋西北的五谷杂粮，养育了晋西北民歌。

千百年过去了，晋西北早已今非昔比，西口路亦尘埃落定，唯有民歌还在生长。像晋西北顽强的柠条，把根深扎在厚土之中，一茬一茬生生不息，绿了山川，绿了日月。在广袤的晋西北，民歌已成为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已成为老百姓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融入血脉与骨髓，只要黄河的涛声不歇，歌唱就不歇。

我和茂斌兄此行的目的，便是感受大河的涛声，倾听从岁



月深处走来，仍如早晨的阳光爬满山头的歌唱，在不歇的歌唱中追寻不歇的人生。

2010年初春，沿着绵延苍茫的黄河畔，我们在河曲、偏关、保德先后采访了十六位年迈的民歌手，每一位民歌手都是一棵树，在长河落日下，挺立在辽阔的山圪梁梁上。他们的歌喉是那样蓬勃，正是由于他们的蓬勃，才使晋西北民歌得以传承丰茂：“见甚唱甚，想甚唱甚”，“边唱边生，越唱越多”。

他们是民歌之魂。

他们的歌喉代表着晋西北民歌。

他们是民歌的瑰宝。

十六位老歌手，每一位都饱经沧桑，像他们的祖辈先人一样，都有一把辛酸泪。祖辈的辛酸洒在了西口路上，他们的辛酸洒在了唱歌路上。我们即将写下的有他们动人的歌唱，但更多的是他们鲜为人知的人生。“嘴里头唱曲心里哭”，就像河曲的糜子酸饭一样，看起来黄灿灿，吃起来软溜溜，但是有着



常人难以下咽的心酸。

他们本身就是一首歌，唱着来唱着去，展现给大家的时候，一样如泣如诉，一样让你感动，一样让你流泪……

第一章

马鞭一挥称歌王



辛礼生

辛礼生，男，1938年生，河曲县辛家坪村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河曲民歌代表性继承人”。从小受民歌二人台熏陶，13岁即登台表演。1960年被招进河曲县二人台剧团。1962年离开剧团回村，一边务农一边演出，被誉为“胶车红”。先后被山西音像出版社、中国文联音像出版社等录制民歌二人台光碟、磁带多张(盒)，在全国发行。1994年，参加山西电视台举办的《河曲民歌展播》专场，后在中央电视台播放。1996年，在中央民族音乐学院示范演唱河曲民歌。2001年，参加中央电视台等单位举办的“全国农民歌手大赛”，荣获三等奖。2001年，参加黄河流域省(区)政协联谊会“腾飞吧！巨龙黄河”国际港澳巡回展演，荣获“民歌手金奖”。2002年，参加山西省文化厅举办的全省民间歌手大赛，荣获“十佳歌手”奖。同年，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专场演出，并参加上海“中国精粹·天籁之声”文化交流演出。2003年参加南京“红豆相思节·情歌大赛”，荣获金奖。2003年，参加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首届21世纪全国农民歌手赛，荣获二等奖。2004年，参加中央电视台西部民间歌手电视大赛，荣获金奖。2004年，参加山西省“九·九”重阳节文艺演出，荣获金奖和最佳表演奖。2005年，出席北京由10多个国家音乐家参加的“科达伊园”国际音乐研讨会演出。2005年，参加山西电视台2006年新春文艺晚会。2006年，走进央视“星光大道”。2007年和2008年，两次参加北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珍稀剧种展演。



满载煤炭的重型卡车，巨兽似的一辆接一辆。迎面驶过时，一副横行霸道的模样，车尾卷起的尘沙，刷拉拉地敲打着我们的车窗。

和山西的好多县一样，河曲这几年也靠煤炭发了。过去穷得丁当响，现在富得响丁当。据地质勘探：河曲煤炭储量多达一百二十亿吨。自古就因煤炭出名，曾有一个旺气冲天的名字：“火山军”。

早在北宋时期，河曲的煤炭就已开采。此后历朝历代，“近窑之民，每岁农事毕，冬无营作，则入窑砍炭”。由于开采设备简陋，全靠锹镢斧头，所以叫“砍”不叫“采”。而且都是独眼斜井，没有通风口，井下温度高达三十多度，如蒸笼一般。窑民“寝食其中，不见天日，血汗淋漓，渍以煤垢，形状如鬼”。旧时煤炭并不吃香，敌不过莜面山药蛋，在窑下做“鬼”远不及后来走西口，窑民们能有个奈何，是决不下窑砍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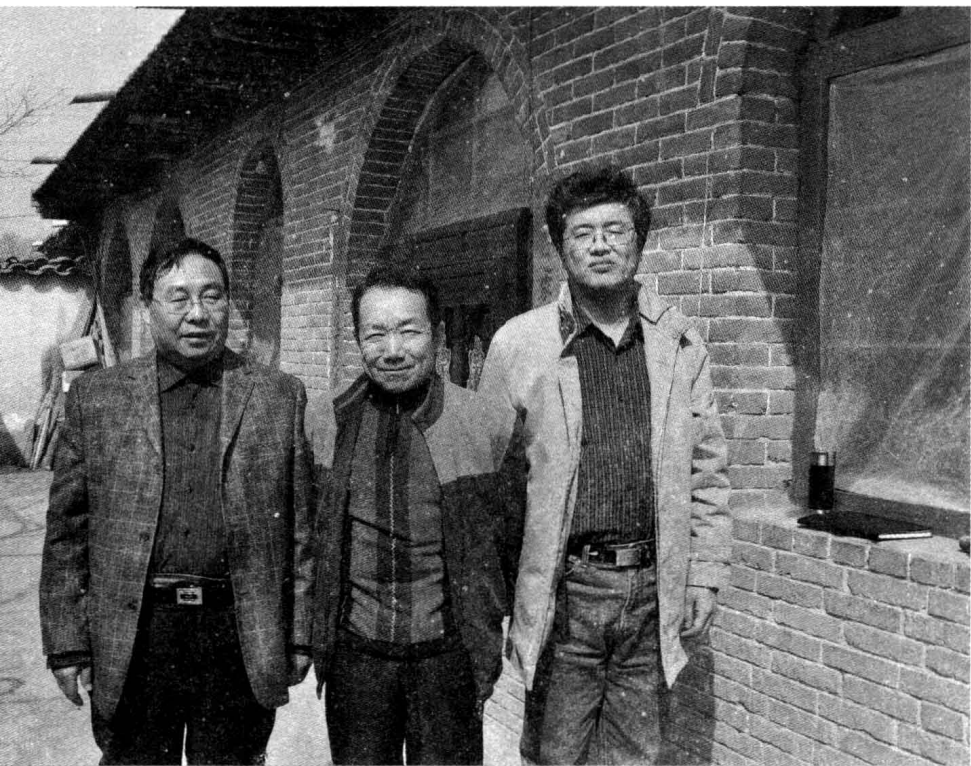
砍炭就是砍命。

当时窑民们断不会想到，他们砍下的黑疙瘩，日后会变得炙手可热，宁舍命不舍炭，让公家私家的腰包暴富起来。从河曲县城到辛家



坪村，一路上除了呼隆隆的煤车，还是呼隆隆的煤车，直到我们拐进村子，远离繁忙的公路，才变得清静起来。

辛家坪是歌王辛礼生家乡的村子，坐落在一处半山坡上，站在村口向北望去，便是辽阔散漫的黄河，再过去就是内蒙古地界。除此之外，还能看到河中一个小岛。像一个疲惫的老人，实在走不动了，一屁股坐在那里，木然地注视着河面，注视着两岸。昔日的帆影已远去，扳船的号子声已远去，眼前只有大河如故。



作者与歌手辛礼生。

九曲黄河十八弯，
传奇莫过娘娘滩。
历经沧桑数千年，
依然盘踞河中间。

朋友张少华告诉我们那就是有名的娘娘滩，号称“天下黄河第一滩”。相传汉文帝和母亲薄太后曾被“政不出房户”的吕后贬于此，所以起名叫娘娘滩。冬天可以蹚着冰往来，平时与岸上交通全靠船渡。汉家母子到娘娘滩之前，据说先到的就是辛家坪村。

早晨的辛家坪村，阳光洒满街巷，清静得像一口老井，一天还未开始的忙碌，全沉在井中。对我们的到来漫不经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连鸡犬都懒得叫一声。汉家母子的故事，早已被日子碾作尘埃，养了墙角的青草，涂了屋上的泥巴。我想，如有一点牵挂的话，就是那屋上的几缕青烟了。

辛礼生住在村东头，一所漂亮的农家小院，收拾得干净利落，像天天都在迎接客人。见到辛礼生后，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远非我所想象的模样：土气、木讷、老旧，而是精明强干得很，衣着谈吐根本不像一个年迈之人，不像一个小山村的农民。那种精神之状，像扑面的河风一样感染了我，让我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我说：久闻大名，没想到您这么面小呵。

辛礼生笑道：唉，面小啥哩，都半截入土了，七十的人啦。

辛礼生弟兄五个，他排行老大；还有一个妹妹，再加上父母、爷

爷、奶奶，曾经家里有十口人，可谓人丁兴旺。可在战乱不断、饥荒连绵的年代，人丁兴旺却成了灾难，晚上睡下没盖的，早上起来没吃的。一口大锅眼巴巴的，不是煮饭而是煮人，煮得一家老小度日如年。有一年天旱绝收，人饿得跟牲畜一样，把树叶都啃光了，吐出的苦汁是绿的，厕下的屎疙瘩是绿的。



采访辛礼生。